

金 離 盟



柳
残
阳
作
品
全
集

金 雕 盟

(台湾)柳残阳 著

(上)

太白文艺出版社

金 雕 盟

(台湾)柳残阳 著

(下)

太白文艺出版社

(陕)新登字 017 号

责任编辑 葛佳映

封面设计 静彦

金 雕 盟

(台湾)柳残阳 著

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

(西安北大街 131 号)

社长兼总编 陈华昌

新华书店经销 安康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 毫米 大 32 开本 19.5 印张 8 插页 438 千字

1997 年 3 月第 1 版 199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30000

ISBN 7—80605—481—2/I·414

(上、下两册)定价:27.00 元

内 容 简 介

楚云偕黎墙率众豪士索仇路上，又遇兜鳌双豪寻衅，力斗取胜后，双豪伴楚云去找三羽公子。客店中，双豪激楚云饮下毒酒，又上山见三羽公子强索巨酬。而此时，逼出毒酒的楚云也已上山潜入前妻萧韵婷的卧室，痛加斥责后逼她自尽。三羽公子等人发现后，将楚云围起来，双方又是一场天昏地暗的厮杀。

一场血战后，在落日湖畔，金雕盟盟主楚云将紫翠戒指赠与了心上人黎墙，并以白石为证，订了三生之盟。

楚云与部众又搜寻到了侥幸逃脱的白羽公子邵玉和前妻萧韵婷，为报三年前杀父夺妻之仇，楚云百般折辱了他俩。大罗金环和黑杖子欲插手管闲事，反遭其辱。

五雷教又来寻衅，虽遭全歼，却也使楚

云等三人重伤。养病期间，大洪山二把手宋邦带人来访寻其瓢把子的千金黎姑娘，双方化戾气为祥和。黎姑娘随宋邦暂回大洪山，相约三月为期，楚云上山去求亲。

深夜，莽狼会和红影郎中等联手偷袭，金雕盟众好汉歼灭了阴毒的对手，却放过了残敌。

楚云四处寻找仇人白羽公子和萧韵婷未果，便率盟众携聘礼去大洪山求亲，却不料又要比武招亲。楚云怀着对黎墙的误会与怨恨，与奚瑜在两界桥上决斗，虽获全胜，却又大度地救了情敌一命。

楚云与黎墙误会尽释，在大洪山满山喜气洋溢中，这对璧人百年好合，比翼双飞。

返回拐子湖时，楚云等人又乘舟渡海去回魂岛探望隐居的老盟主，却无意撞见了逃亡此岛的邵玉和萧韵婷。但看到他们两人狼狈不堪的样子，又在众人的劝说下，楚云饶恕了这对仇人……

目 录

- 一、怨结三重 断臂一竿 …… (1)
- 二、凤目如水 有意无情 …… (17)
- 三、双龙高谊 柔丝万缕 …… (32)
- 四、窈窕淑女 君子好逑 …… (43)
- 五、旧恨萦心 铁骑索仇 …… (61)
- 六、狭路相逢 兜鍪双豪 …… (80)
- 七、甲辉映日 龙争虎斗 …… (89)
- 八、锤舞矛啸 绝剑飞奇 …… (109)
- 九、伴敌寻仇 尔虞我诈 …… (128)
- 十、以智斗智 以黑吃黑 …… (135)
- 十一、情怨纠结 虎入狼群 …… (154)
- 十二、生死之搏 一片凄凉 …… (171)
- 十三、落月湖畔 柔情万般 …… (182)

- 十四、白石为证 订三生盟 …… (200)
- 十五、飞骑追踪 赶尽杀绝 …… (215)
- 十六、辣手索仇 杖阻环截 …… (228)
- 十七、自取其辱 虽生犹死 …… (247)
- 十八、人不饶我 安能饶人 …… (263)
- 十九、板荡一剑 雷寂风息 …… (274)
- 二十、大难不死 情趣盈盈 …… (295)

目 录

- 二十一、伊人在伴 亲仇莫辨 …… (315)
- 二十二、危机四伏 有惊无险 …… (321)
- 二十三、牛刀小试 莲将并蒂 …… (339)
- 二十四、伊人暂别 仇又不竭 …… (356)
- 二十五、旧怨难解 血将饮剑 …… (366)
- 二十六、干戈交辉 你狠我毒 …… (384)
- 二十七、时时魂断 步步绝情 …… (404)
- 二十八、以命酬恨 福祸自取 …… (414)
- 二十九、得放且放 仁恕存心 …… (432)
- 三十、力不殫兮 怅怅前怨 …… (448)
- 三十一、吉期可待 仇飞鸿冥 …… (459)
- 三十二、大洪山下 龙集虎聚 …… (473)

- 三十三、温语言回 枝节横生 …… (492)
- 三十四、唇枪舌剑 暗嫉明争 …… (503)
- 三十五、阴阳一桥 爱恨难分 …… (521)
- 三十六、误会冰释 心印心印 …… (539)
- 三十七、此情切切 此心已属 …… (549)
- 三十八、百年好合 比翼双飞 …… (571)
- 三十九、去矣逝矣 一岛离恨 …… (583)

一、怨结三重 断臂一竿

不知怎的，经过了多少次腥风血浪的南山一儒，甫与大漠屠手的眼光接触便有一股冰凉阴森的感觉，这种感觉，是他自有生以来，极少次处在自己恐惧的强敌面前所产生的相似的心理现象。

他咬了咬牙，向楚云道：“楚老弟，老实说，今天这场杀伐，本来是可以避免的，老夫却不料会因楚老弟的一句话而闹到这等地步，本山的四前卫已尽丧贵方诸人手中，这样一来，便是老夫有心息事宁人，只怕本山当家的也不会答应……”

楚云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前辈说的或许不错，但在下并未存心要取那四紫龙之性命，若不是因为贵山掌舵主的火硝弹，引起灰旗队残余趁隙发难，在下亦不会叱令所属施展辣手，归根究底，在下纵使应负部分责任，好似也不应自咎太深，前辈以为然否？”

南山一儒有些突然地道：“如此说来，老弟你首先叱令所属启衅之责便可推拒得一干二净？本山四前卫的性命便如此白白牺牲了？”

剑铃子龚宁自楚云身侧踏进一步，双目冷厉的瞪着南

山一儒，面孔上有着浓厚的煞气。

楚云微微摇头，沉声道：“前辈，兵戈之下，岂是论理之时，说句实话，贵山各人一再追擒在下拜兄，毫不予人丝毫余地，只此一端，已构成必死之罪，在下仅略施教训，这已是看在前辈面上，否则，目前躺在地上的，只恐不止四紫龙几人而已。”

楚云这几句话，实非过份，南山一儒亦十分明白，己方目前不但已全部身陷重围，而且可以说连性命也在风雨飘摇之中，只要对方稍一发狠，来个一窝揣，恐怕将无一人能生离此地，更休说争理论非了。

这时的场面是相当尴尬的，南山一儒愣愣的站在那里，动手又不是，不动手又不是，空有一肚子怒气与恐惧，不能发作，却又不敢发作出来。

大漠屠手库司缓缓的走到南山一儒身旁，向他从头至脚的打量了一番，脸庞上的麻坑又隐射红光，双手有力的搓了几下，似笑非笑的哼了一声。

南山一儒被对方这些下意识的细小动作搞得有些心神不安，他不自觉的向楚云身前靠了靠，苦笑道：“楚老弟，有道是话临嘴边留半句，为事须找回头路，逼人也不能逼得太绝，老夫之意，今日这场是非，不论其后果如何，亦不管吾等日后如何解决，目前，似乎也该停手了。”

楚云含有深意的一笑道：“既是前辈如此吩咐，晚辈岂敢不从，那么，你老人家先请。”

南山一儒不料楚云会先叫他出马劝战，他知道这件事

吃力而不讨好，因为，目前正在激斗中的己方两人，白煞者的地位比他高，一竿叟也与他相等，若二人不肯停手还倒罢了，假使反而给他戴上个“与敌暧昧，袖手不前”的帽子，这个冤枉可就大了。

更何况，白煞者詹如龙原先已对他不满了呢？

于是，南山一儒不由沉吟起来，目光亦游移不定……
楚云豁然大笑，高声道：“班兄，能否暂停一时？”

五岳一剑早已占着白煞者的上风，主动完全在他，闻声之下，长笑一声，手中神火剑倏挥急舞，恍如极西电火千百纵横，又似满天寒芒缤纷纷纷，剑气破空呼啸中，五岳一剑洒脱的身影已站在两丈之外。

白煞者詹如龙细细的眉毛几乎已竖立起来，一双深目也睁得有如核桃般大，吁吁喘息，汗水涔涔，盾斧在阳光下依旧闪烁生辉，但是，若你仔细观察，便可发觉那只握着盾斧的手臂，正在难以察觉的微微颤抖着。

五岳一剑面色凝重，冷然道：“詹朋友，班某承让了。”

白煞者詹如龙气得重重的哼了一声，狠毒的道：“五岳一剑，你果然有两下子，但詹某却输得并不心服，只要詹某留得一口气在，我们终有再度较量的一天，而且，那时不分生死，必不罢休！”

五岳一剑淡然而不屑的一晒，冷冷的道：“悉随尊便。”

南山一儒此时急步向前，低声道：“执法，我们还是先回去再做打算。”

白煞者不含善意的看了南山一儒一眼，不悦的道：“就

这么走吗？四前卫生死如何？”

南山一儒忍住一口气，仍然低声道：“四前卫已不幸丧生敌手，无一幸存。”

白煞者原本阴沉幽冷的面孔，陡然如罩青霜，厉声道：“是哪一个干的？”

随着他的语尾，大漠屠手破锣似的嗓子蓦而响起：“朋友，这正是我大漠屠手的精心杰作！”

白煞者紧握盾斧握柄的五指自然用力一缩，狠狠盯向大漠屠手，半晌，始阴恻恻的道：“好极，詹某记得住你。”

大漠屠手放声大笑，一摸腮唇上的杂乱胡髭，傲然道：“本环主等着就是，凭你那两手粗学劣技，尚不摆在本环主眼中。”

白煞者詹如龙自来眼中见的，耳中听的，全是些谄谄之辈，阿谀之言，几曾像如今这般备受凌辱过？但是，任他目前如何气怒，脾性如何狂傲，他也知道现在发作不得，空自气得面孔白中带青，却又徒唤奈何。

南山一儒左右为难的怔了一会，又低声向楚云道：“老弟，狐偃罗汉与本山掌舵主之战，亦请老弟打个招呼……”

楚云原本微笑的面孔，忽然变得冷厉肃杀，每一条线条都在刹那间紧绷起来，他冷冷的道：“五岳一剑班兄手下啸江二怪之死以及白衣秀士陶光之伤，虽则是由银戈飞星韦大器所造成，但究其根源，却是由于掌凌施放火硝弹所引起，因此，在下不打算让他活着回去。”

南山一儒心头一震，他知道楚云此言决非说说便算，而且在对方足有此种力量之下，真正要赶尽杀绝，亦非什么困难之事。

五岳一剑班沧早已知道自己手下伤亡之事，但他在目前形势之下，不得不尽量容忍，保持他一方霸才的身份，而先时利剑受损后的失态情状，亦是他深以为戒的，他绝不能再依样表演一次啊。

这时，他勉强一笑，道：“楚兄，依在下想，这件事无庸烦劳严兄了，还是由在下亲自上场领教一竿叟几手绝学。”

南山一儒不待楚云回答，急道：“班大侠此言差矣，常言道：冤有头，债有主，银戈飞星常大器已经尸横就地，此仇已了，怎能拖到本山掌堂主身上去？而且，依老夫看来，目前之争，还是以暂停干戈为上策。”

五岳一剑看了南山一儒一眼，却没有说话，白煞者更是孤立一旁，在这微妙的情景下，他也不知到底该怎么才好。

楚云却冷冷一晒，道：“前辈，自昨夜至今午，在下已腻得够了，这大柳坪上的冤魂也出得太多，现在，便看在前辈面上，饶那掌凌一命，但是，却须断他左臂！”

此言一出，南山一儒不由冷汗涔涔，艰涩的道：“老弟，凡事可要三思而行，纵使老夫敌你不过，大洪山也不会放手的……”

楚云静静的道：“那么，前辈，啸江二怪的生命与白衣

秀士的鲜血便如此不值一晒么？在楚某眼皮之下便能容人骄狂到如此程度么？”

南山一儒不由哑口无言，怔了半晌，始低沉的道：“老弟，望你三思，再三思……”

楚云摇头不语，而白煞者已忽然大步向他行来，边阴沉的道：“姓楚的，虽然吾方在失利之下，但是江湖上的一个义字却在，阁下如此跋扈嚣张视大洪山所属如俎上鱼肉，我詹如龙但有一口气在，便不容得你这般欺人！”

说话中，手上银光闪耀的盾斧已举至胸前，双目怒睁，大有倾力一拼之势！

楚云神色一肃，正容道：“詹如龙，你看得透一个死字么？假如回答是肯定的，那么，楚某便承认你是一条好汉，承认大洪山二子没有看错人！”

白煞者听着楚云的话，面孔上不易察觉的起了一丝痉挛，自然，他十分明白楚云话中所含的意思。

于是——

一切陷入沉寂，没有任何一个人开口，只有南山一儒焦虑不安的左顾右盼，神情极度不安。

楚云在这片极不调合的沉默中，毅然颌首示意——
缓缓的，缓缓的……”

剑铃子龚宁，大漠屠手库司，以及一直未曾出过手的狂鹰彭马，俱已面无表情的向白煞者逼近。

只要曾经看过三人出手攻敌的，都会深切明白其中任何一个的武功，而他们每人所怀有的艺业，亦都是足以震

慑一方的！

平心而论，白煞者的一身所学，确已到达登堂入室的地步，在武林中也算得上一流人物，但是要对付剑铃子龚宁，尚可拉个平手，甚至略占上风（但也是极其有限的），如要抵挡狂鹰彭马或大漠屠手库司中任何一人，却决然不会占上风，何况是三人一起上阵？显而易见的，假如动起手来的话，那么，其结局已可清晰而又血淋淋的摆在面前了！

白煞者虽然没有见过狂鹰彭马的武功，但自对方那高高鼓起的太阳穴，炯然如电的双目，沉稳老练的举止上看来，亦知是一个武林高手，而大漠屠手与剑铃子的艺业，他却早已见识过了。

这场争斗如果展开，白煞者亦和周遭的任何一个人同样明白，他是陷入必败之地的，这失败的结果，便也是他生命的终结。

于是——

在狂鹰彭马等三人缓慢而沉重的脚步声里，白煞者额际鬓角的汗水已不自觉的隐隐渗出，嘴唇紧抿中，面部的肌肉轻轻的痉挛，盾斧的银芒仍旧，盾缘美丽的雕花在阳光下灿然闪晃。

但是，他的心跳声却越来越形剧烈……

老实说，天下虽大，却没有谁是不畏死亡的，任你是如何英雄豪迈，任你是如何煊赫威盛，都难以堪破生死之关，这没有别的，因为在人生之中，值得留恋的事还很多，